

任何一种文学作品,都在写语言。

写作,从正常说话开始

□李新勇

好的文学语言可以使作品更加生动形象、富有感染力,从而引起读者的共鸣和思考。相反,糟糕的文学语言会使作品变得枯燥乏味、难以理解,甚至会影响作品的艺术价值。

没有好的语言,作品就无法传达作者思想和情感。有的作家写了一辈子,语言没过关。其中三个问题最为突出。

一种是装模作样,装腔作势。一提笔就做出架势:我要像某某那样写作啦!这里的某某,就是他学习模仿的对象,也就是偶像,或中国作家、或外国作家,端足了架势,捏腔拿调,与歌坛的模仿秀相似——歌坛的模仿还算有一定的技术含量,但文坛的装腔则完全失去了日常交流的自然。既然不像正常的语言,说出来的自然不正常。文艺腔、翻译腔、学院腔、娘娘腔……哪种腔调,都令人反感。

一种是学生腔,生怕人家看不懂,用过多的修饰词,简单的意思繁芜复杂化,看上去每个句子都正确,整体来看,拖泥带水、厚拙笨重。

一种是说口水话。这种文章,语言流畅、文从字顺,小学二年级文化水平就能看懂,顺溜得像自来水管里的流水,从南极一个翘起就能到北极;犹如豆腐,水分过多,又好似奶油做的蛋糕,外观诱人却缺乏实质。这种文章,几乎就是语音输入,把聊天记录串联到一起,就成了一篇文章。水分太足,干货太少。

我欣赏或者追求的语言,是跟人们的普通交流语调基本一致的语言,也就是说正常的语言,没有捏着嗓子,也没有故意憋着气或者用假嗓说话。写小说,你就是个说书人,你在面对读者说书;写散文,你是个讲述者,你在跟读者推心置腹面对面交流。比如王朔、王小波、徐则臣、石一枫、肖江虹等等,让语言富有生趣,具有生命的体征。

不要捏腔拿调,学别人说话,学得再像,都是别人的腔调,不是自己的声音,形不成自己的风格;不要太过口水化,那是微信交流,不是文学。

至于学生腔,很多时候不是作者故意的,而是作者的习惯,总是担心别人看不懂,总是害怕自己的表达不够丰富和完整,就像绘画时,将整张纸都填满,连个透气的部位都没有。语言是活的,一句话是一条小生命,一段话是一条大生命,一篇文章是更大的生命。文字内部是有脉搏和心跳的,有其内部构造规律,没有必要每一句话都必须做到主谓宾定状补齐全。句子成分可以承前启后,省略部分内容,若把单个句子抽出来,可能有语病,但放入语段整体,就是充满活力的句子。绝大多数作家在开始写作的时候,都会遇到每一句话面面俱到、必须全面表达出来的瓶颈。那样的文字非常笨拙。一旦突破,天宽地阔,甚至前途无量。

治疗学生腔,首先要引导写作者的心理。只要我们能正常地表达思想,尽量让每句话都有一定的意义,关键在于由一句一句的话组成的段落是否能形成有机的整体、是否有韵味。就像组装模特一样,并不是把躯干四肢安好就行了,而是要科学合理、自然流畅,帅哥要帅得自然、美女要美得得体。

治疗学生腔,罗素早有两句话摆在那里,许多人试过,药效不错:一、如果可以使用一个简单的词,就永远不要使用复杂的词;二、如果你想要做一个包含大量必要条件在内的说明,那么尽量把这些必要条件放在不同的句子里分别说清楚。如果加上笔者的第三味药,可能效果更明显:先不管不顾写下来,然后以“说话”的标准推敲三遍,直到多一字则冗余,少一字则不足,十篇文章之后,病根拔除。此三条,姑且可称“罗李三味”。

这使我想起朗诵这事。我曾经在北方游学,遇到了一场面向整个草原的“草原诗歌那达慕”。在草原上,诗人拥有跟摔跤冠军一样的荣耀,受到所有人的尊敬。那一场诗歌朗诵会共朗诵了三十多首诗。整个朗诵会都用民族语言朗诵,我虽然听不懂,但从发音和节奏上给人的感觉,是安静的、诚恳的、真挚的,没有一首如我们见过的一些朗诵那样,听上去像发情动物在咆哮——尤其像朗诵《蜀道难》等赞美祖国河山之类的诗歌,由于舞台表演性的腔调太足,听上去像一个喝了八两酒即将失态的人在舞台上作愤怒的控诉。德籍华裔学者顾正祥先生曾对我说,他经历过的能表达出诗歌内容的朗诵会,不管多大规模的,朗诵者的语气既符合我们“说话”的特征,也完全符合诗作的情绪。朗诵者安安静静地读诗,听众安安静静地听。那样一种安静,是诗歌特有的安静,显示出诗歌独特的魅力。

我们的文学作品语言,要的就是这种“说话”那样的底气、自信和勇气。

在前面叙述的三个常见问题中,学生腔看似最为严重。装腔作势和讲口水话却特别容易麻痹人,不容易被看穿,其实这两个问题更严重。前一种最能吓唬人,让读者以为作者道行很高,接近卡夫卡、接近马尔克斯、接近钱钟书;后一种最能让人感到亲近,写作是无难度的,阅读也是无难度的,用脚指头可写,靠肚脐眼儿能读。两种毛病,从一开始就极度不真诚,把所有的外衣剥开,就剩一个字:假。假模假式、假痴假呆、假仁假义、虚假的声誉。写文章跟做人一样,虚情假意,缺少真诚,令人讨厌。这两种毛病,病根都在情感上,神药只有一味:真诚。倘若感情不真诚,便是不治之症。

写作,从说人话开始。

懂得“说人话”三个字的分量,你对文学创作语言上的要求已经明白一大半。



曲线(AI绘画) CFP供图

领导其实是一门平衡的艺术,既要左顾右盼,照顾到方方面面

懂得平衡 顺势而为

□凌云

从政杂谈

揆度以行,事必成,谋而后动,功必竟。职场中,总是不乏有一些高明的领导,就像魔术师变魔术,把人管理得服服帖帖,事情办得漂漂亮亮,小环境搞得风清气正、生动活泼。为什么能管理得这么好?答曰:懂得平衡,顺势而为。

话说一个被提拔的分公司经理上任之前,大领导与之进行谈话。突然问了他一句:“你说说,什么是领导力?”他恭恭敬敬地回答:“领导力就是处事公平,把人做好;以身作则,把事做好;团结大家,把团队带好。”他本以为自己回答得不错,没想到,大领导忽然神色凝重起来,一字一顿地说:“你这么做,不但没有领导力,团队也带不好!”这位新经理大感不解,请大领导给指点一下。大领导说了一句话:“真正的领导力是一种平衡艺术,在以后的工作中,你自己慢慢体会吧!”

仔细一想,这位大领导说得无不道理。你以身作则,下面就一定服从你?你处事公平,就一定得到拥护吗?不见得!大领导这是告诉你,作为一个分公司的一把手,要学会妥协和平衡。有些事,直着行不通,就要学会变通;有些人拿掉他可能弊大于利,就要学会拥抱他。另外,公司内部可能会有多方势力,而且都有一定

根基,甚至各方势力在暗自较劲。你作为新领导,犹如走平衡木,要让双方相安无事,单位岁月静好,必须解决好权力的平衡点。

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相互依存、相互对立的矛盾运动过程,领导要在许许多多的相互依存又可能相互对立的各个方面找到平衡,推动组织的发展,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必须坚持走一看二思三,在实践中一点一滴打磨,特别是要掌握好如下三方面的平衡:

“抓”与“放”的平衡。“抓”与“放”体现了管理的动态平衡。“抓”要求领导者明确目标,集中精力于关键任务,确保组织目标的实现。“放”则要求领导者信任团队,授权自主工作,激发创造力。领导者需在“抓”与“放”间找到平衡,既激发团队潜力,又确保目标达成。“抓”的艺术,就是要抓目标、抓进度、抓质量、抓风险,确保团队的工作不仅高效而且有效。“放”的艺术,就是放权、信任与支持,以激发团队的效率、创新能力,同时培养团队成员的自主性和责任感。

“大”与“小”的平衡。一个地区、一个部门、一个单位的工作千头万绪,大大小小的事不少,作为领导者如果事情不分大小,眉毛胡子一把抓,造成的后果是大事抓不好、小事忙不完,工作效率低下,也容易发生问题。所以领导者对于事,一定要

分清大小,善于抓事关辖区建设全局性、方向性、根本性的大事。抓住了这些大事,就牵住了“牛鼻子”。当然,在抓大事的同时,也不能忽视小事,小事连着大事,小事抓不好会影响大事。小事也叫细节,细节决定成败,“小洞不补,大洞吃苦”,这是工作的警世良言。

“刚”与“柔”的平衡。领导的工作对象是人,人是有感情的,对有感情的人做工作,不怀有感情,不能刚柔相济,实不可设想。要知道,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自尊,没人喜欢处处被扛、被训诫。早期的曾国藩就吃过这个大亏,他自视甚高,所以处理事情上采取强权的方式,处处打压,在人际关系上更是一言不合就硬刚,或者直接上书弹劾、打小报告。以致后来,湖南整个官场与之不合,行事处处遭受掣肘,政令不通,最后狼狈退出。回乡守制的时候,他不断反思自己的强权之法,深刻领悟到,原来,大柔非柔,大刚非刚。太柔,唯唯诺诺、优柔寡断,容易受人欺辱。太刚,只会让你活成孤家寡人,失去人心。守制毕重返政治舞台,曾国藩屈伸有度,为人处事刚柔平衡、左右逢源,最终成为晚清一代名臣。

综上所述,领导其实是一门平衡的艺术,既要左顾右盼,照顾到方方面面的利益,又要瞻前顾后,考虑到事情的前因后果,使一切工作在平衡中得以发展,方能达到中和共赢。

坐看苍台



这片果林,这片田野,没有一样东西属于我,却又觉得这里的花草果子都为我拥有,更为鸟雀虫豸们所拥有。

田野散步

□江徐

近来心里颇不宁静,交付的稿子烦烦编辑一改再改,还让我自己读读看。我读了,不由得笑了,那些语句啊,不知道自己在搞什么名堂才写出的劳什子。许是很久没有去田野散步的缘故,导致状态倾斜、灵台黯淡。其实大多数人都属草木之人,土生土长,混乱失意的时候更应当学学贾雨村,去乡野鉴那田野风光。

我一向对时间不太有概念,需要寻思一番方知今夕何夕。今夕何夕?桂花香过了,风雨兰总算开尽,枝头橘子还没黄,黄豆已经收了,一枝黄花泛滥起来,夕颜不再像盛夏时节那样路边河畔处出一连串。秋天这就算过去了么?谁家的地瓜藤翻了起来,竟开着一朵小红花。记得小时候,村里家家户户都会种地瓜,傍晚架两三只,切成块煮粥。霜冻过

的地瓜,甜甜。我们小孩子会用掰掉叶子的地瓜藤连筋扯地地做一根项链,稀罕得很,却从未见过地瓜开花,喇叭似的,小小一朵,从花芯向外晕出一戳玫红。从前,人们会傲娇地说,没吃过猪肉,还没见过猪跑么?世道早就成了这样:吃一辈子猪肉,也未必见过一次猪跑。这样的事遇且多着呢。我常常信步而行,只要出门走走,总有遇见。寻隐者不遇,也会别有所遇。秋后的田野看起来一无所有,一个闲人,只想漫不经心地活着的闲人,没有在此遇见深夜去寺庙寻友玩月的苏仙,没有遇见冬夜去湖心亭观雪的张宗子,也没有遇见一个人在麦田散步、作画的梵高先生,只在这里瞧见喜鹊、乌鸦,还有麻雀们闲来无事,在这片无人造访的土地上悠然踱步,顺便觅食。喂!我朝一只喜鹊大声招呼,还没来得及喊出第二句,它和同伴全都嗖啦啦飞走了。天地逍遥、心湖淼淼,这世间,总会散落着逝者与诗人精魂的吉光片羽,富有灵性的人总会在书里、音乐里、自然里与之不期而遇吧。

刚下过两天两夜的雨,雨霁天晴,河水退去,一畦菜地被搁浅的浮萍饰成为绿色的了。一庭春雨飘儿菜,满架秋风扁豆花。古诗的桃园里,有一顶难得糊涂的郑板桥。蝴蝶随遇而安,花上叶上地上,随处可歇。往田野深入走,走到一个“丫”字形的岔口,有一片小树林,林边有一片池塘。去年秋天来此,池面覆满水葫芦,密密麻麻的绿叶丛中开出紫色的风眼莲,这里一朵、那里一朵。我站在池塘边凝望——蓝紫的花、油绿的浮叶、秋阳下闪烁着的红的黄的枝叶,心里回味起莫奈的一幅名画。池中的花草、画里的池塘,都在一味梦幻。

人,常常感到无处可去,而这偏僻之隅让我心心念念,很想再去到那里,再看到星星点点、如梦似幻的风眼莲。这里,是小规模的瓦尔登湖。今年来此,不见往年盛景,却有靠近距离细细观赏了一回。太近了,伸手可触,这樽风眼莲许是过了最热烈的花期,花瓣轻薄得几近透明,令人心生怜惜。想起幼年初夏,摘得一朵梔子花湃在水中,第二天早晨去看,肥腻瓷白的花瓣已经变成透明状,真是叫人惊异,又生出莫名的惆怅。相比“风眼莲”这个顾名思义的名字,我更喜欢它另一称号——雨久花。是落了很久很久的雨才开花的意思么?君问归期未有期,巴山夜雨涨秋池。雨一直下,水一直涨,良人一直没有归,她上楼又下楼,在一响又一响的凭栏守望中,那片池塘也会开满深紫浅紫的雨久花么?她与那些凤之眼眸久久凝望过么?若是如此,花开花谢、澄怀味象,即生清欢?林黛玉不喜欢李商隐的诗,除了一句“留得残荷听雨声”。下凡还泪的她,自有残荷听雨的心境。要说偏爱,我更爱李商隐的那联“星沉海底当窗见,雨过河源隔座看”,辽阔、蕴藉、深情,自深深处、寻常中见新奇。如果说,书是可以随身携带的避难所,那么自然便是免费的疗养院。所谓的自然,是指真正的自然,自然的自然。

秋天即将过去,始终没有在市场上看到卖无花果的摊子。拐过“丫”字心地带,向田野更深处散去,那里有一片果园,枇杷、无花果、柿子什么的,去年在那里摘了无花果吃过。毕竟农历十月了,远远的,无花果的甜香扑鼻而来。熟烂的无花果好似炸开的蜜桃,蜂子在吃,蚂蚁在吃,小虫子呼朋引伴,喊来七大姑八大姨在枝头聚餐,大快朵颐。啊,居然还有一只枯叶蝶,它太会伪装隐藏自己了,它就在我面前,在悄咪咪地享用这免费的午餐。一只苍蝇飞来它身后,灯泡似的大眼露出覬觎之色。我也想吃呢。我是说,我它不长翅膀、不会建造蜂房的人也想尝尝秋阳酿成的珍馐。弓背弯腰穿过整片果林,上下左右寻寻觅觅,尚可食用的果子摘得一枚。这仅有的一枚无花果,好似特地为我而留。一位干活的农人远远地望过来,我想了想踱过去,将手中果子掰成两瓣,与之分享。只找到一个,可以吃的。我说。他淡淡感笑,说道,吾勤切吾勤切,恩切。说完蹲下身继续薅油菜秧,又转过脸补充道,要切,去摘。我就不客气地返回果林,只堪堪摘得两枚。这片果林,这片田野,没有一样东西属于我,却又觉得这里的花草果子都为我拥有,更为鸟雀虫豸们所拥有。蝴蝶、蜻蜓、无名的虫子,都是我的小伙伴,心无芥蒂,彼此间相逢不如偶遇,遇上了也无多言的缘分。没有近愁,就这样在田间或者旷野,慢慢走,慢慢看,心里感到舒展而愉悦。和陶公一样,少无适俗韵,性本爱丘山。问余何适?归园田居。

归途中遇到回家去的农妇,问我手里拿的是什么。我展示予她——两枚无花果,并邀其同尝。她同样笑着说:吾勤切,吾勤切。又驻足“指点”:这只还硬,要放两天,这只已经软了,无花果软咚咚才好吃。末了又总结一句:“恩切了就晓得了。”我不拂其好意,连声啧啧,做出从未吃过这东西的样子,心里有点不好意思起来——口腔里氤氲未散的清甜气息,她没有觉察到吧?闲话说完,她回她的家,脚下的阡陌弯弯曲曲。我的脚边,开着一朵紫菀,像一句诗嵌着一个别致的字眼。

午后秋阳下,田间阡陌悠长又悠长,延向炊烟袅袅处,分明让人感到似曾相识,却又望之惘然起来。